

◎ 韩 康 / 等著

21世纪：全球经济战略的较量

21 Century: Trials of Strength
in the World Economy—Strategy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21 世纪： 全球经济战略的较量

21 Century: Trials of Strength
in the World Economy-Strategy

韩 康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1 世纪：全球经济战略的较量 / 韩康等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9

ISBN 7 - 5058 - 3677 - 3

I . 2 . . . II . 韩 . . . III . 经济战略 - 研究 - 世界
IV . 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2700 号

责任编辑：张和群

责任校对：徐领弟

技术编辑：董永亨

21 世纪：全球经济战略的较量

韩 康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华丰装订厂装订

880 × 1230 32 开 15.125 印张 380000 字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7 - 5058 - 3677 - 3 / F·2983 定价：2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是韩康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参加课题研究和本书写作的有：韩康（教授、博士）、郝春和（研究员）、史美兰（副研究员）、罗松山（副研究员、博士）、窦晴身（博士）、杨英杰（博士）、杨磊（博士）、李江涛（博士）。全书由韩康教授主持提纲、改写和统稿。

导 言

21 世纪——谁是全球经济 战略的优胜者

21 Century——Who is Winner of World Economy-Strategies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最深刻现象，就是国家之间正在进行全球性的经济战略较量。中国在这场复杂的战略较量中并不具有明显优势。为了知己知彼而后做到百战不殆，我们必须对这个全球经济战略的较量有一个全面深刻的了解。

21 世纪的开端，全球经济格局和经济态势错综复杂。在全球市场竞争体系下的科技创新、产业分工重组、市场深度分割、跨国公司扩张……无一不是在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较量与博弈的背景下进行的。

谁仅仅满足于短期的增长与繁荣而不思深谋远虑的战略进取，谁没有既立足本国又通观全球

的经济战略思维及其战略筹划，谁就最终会成为全球经济战略较量的失败者。

然而，究竟谁是全球经济战略的优胜者呢？

比尔·盖茨曾经预言，未来世界最大的软件开发地和下一个软件超级大国既不是欧洲也不是日本，而是印度。盖茨的预言是一个神话吗？今天，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批经济强势国家和巨无霸型跨国公司集团主导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迈过工业化发展的全盛阶段后，无不全神贯注于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这个蕴藏着无穷尽财富的“金苹果”。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尽管还在工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里艰难的前进，但也不无不为此种发展大势所震动和吸引，都希望利用所谓后发优势进行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的赶超与跨越。然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排序是非常坚硬的，真正打破这种历史排序的充分案例，至少现在人们还没有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或许印度的情况有可能成为一种例外。因为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工业化基础如此薄弱、城乡贫困人口如此庞大、社会民族关系如此复杂，甚至连原始性的封建种姓制度都远未清扫干净的国家，居然成为一个能够在非通用软件方面称雄世界的强者。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今世界，只有印度才是惟一成功地实现了信息产业（不是信息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后进国家。印度的成功或许有着许多难以模仿的东西，印度的未来发展前景也还难以预料，但它现在的成功毕竟给了后来者们一种希望——在强者遥遥领先的竞争世界里，

现在的弱者未必就没有最后赶上来的可能。如果盖茨的预言成为现实，那么现在按照历史惯性运行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发展轨道，就不无发生重大变革的可能。我们中国人把发展信息经济及其产业创新的目标提的很高，各种列入国策和政府纲领性的文件出台了很多很多，但是同印度的发展案例相比，我们远不能说是成功的。如果说学习型社会的概念对一个国家也是适用的话，那么我们与其远学站在信息经济高峰平台上的美国，还不如认真的学习和借鉴一下在许多地方与我们颇有相同之处的印度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分割为东西两部。前西德依靠马歇尔计划的帮助和艾哈德主义的推行，在很短时间内迅速爬出战争的废墟，重新走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被世人惊叹为第四帝国的崛起。然而，面对 21 世纪波澜涌动的信息化浪潮和美国在信息经济领域的战略强势，这个东西合并的第四帝国已经预感到了可能沦为二流强国的危机。为了抢占制高点，应对发达国家在信息获取、信息控制和信息使用上的激烈争夺，德国提出了一个设计周详的“21 世纪信息社会”发展战略。德国民族向来是以精深系统的理性思维著称于世的。今天，他们依然凭借着这种思维的优势，在这个发展战略中深刻地思考着信息社会的一切可能性发展空间，极其细致的筹划着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近代经济史的经验表明，在全球市场竞争体系下的产业创新和新兴科技的发展，都无一不是在国家战略利益和国家战略行为的较

量、博弈过程中进行的。在这里，总是有领先的国家在产业创新和新兴科技方面获得突破性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利益。与此同时，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自己的领先优势和发展利益，又总是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垄断和战略控制。这种战略领先类型的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是英国，在今天信息经济的发端时代则是美国。一旦这种领先类型的国家占据了产业创新和新兴科技发展的首席地位，第二冲击集团的发达国家就会面临三种战略选择：一是不但加速发展，而且准备同领先国家进行全球性的全面竞争；二是也加速发展，但并不准备同战略领先者进行全面竞争，而是力图在全球垄断竞争中争得自己的必要发展空间；三是依附于领先者并同其结成某种利益集团，并在此过程中分享发展利益。在当代世界，大多数第二冲击集团的发达国家都选择了第二种战略定位。根据我们的分析，德国的“21 世纪信息社会”发展战略似乎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内涵有第一种战略意图的内容。这种宏大深远的战略筹划尽管困难重重，难度很大，但也并非现在就可以做出最终胜负的论定。

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地区经历了一次自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到 20 世纪末，智利经过战略思路的整合，不但走出危机和摆脱了衰退阴影，而且实现了高增长，远远领先于其他拉美国家，被誉为发展中国家走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智利模式”。在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们的论述中常常同亚洲四小龙的发

展成绩相媲美。智利在现代世界经济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创造过一个很奇特的模式和案例，即由军人集团执掌国家的政治管理权，实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统治，同时，又经军人集团授权，由市场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系统训练出来的一伙弟子执掌国家的经济管理权，实行私有化 + 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被常人认为在任何逻辑、学理上都完全讲不通的东西，居然长期并行不悖的联体运行，而且至少在一个时期中创造出了相当不凡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成绩。这种情况，曾经被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教授描述为“法西斯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无论这种铁血市场经济模式遭到人们多么激烈的抨击——大批智利人用血和泪付出了代价，也无论这种模式在世界民主政治发展主流的冲击下最终倒下了，但这个特殊的（也许是畸形的）的体制，毕竟让智利的国家经济发展大大的前进了一步，以至它所建立的发展基础今天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法西斯主义的市场经济肯定是一种坏的市场经济，对这种“坏”的评价并非仅仅出自价值伦理观念的判断，而是来自实践的证明——它是绝对不可持续的。这里最深刻的道理就在于，只要允许自由市场活动，那么从此积累起来的社会基础，就会最终起来推翻一切不适应它发展的政治统治，不管这种统治曾经看起来多么强大。智利的经验还表明，国家现代化发展采取阿连德的办法，同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封闭起来走所谓社会主义道路，是绝无出路的。经济国际化及其同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合是

惟一合理的选择。但与此同时，如果这种发展体制和发展方式不能兼顾社会的均衡发展，过于容忍少数人大量聚敛财富而不能让大多数人很快享受到发展利益，那么，在这样的现代化发展的下面，就可能是一座随时爆发的火山。由此，智利军人集团的后任者们延续了经济国际化的发展方略，同时又把社会均衡发展纳入了整体性的战略设计。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美国经济出现了 10 年期的繁荣增长，这种情况推动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引领世界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主流，经济波动和增长的周期性轨迹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世界经济从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向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开始发生转变—演进的重要时期，只有美国经济最深入最成功的进入了这种转变和演进，无论是原有产业结构的全面转型还是新兴产业的全面开拓，都已经把日本和欧盟这些曾经同其长期比肩的国家狠狠的抛在了后面。美国的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领先优势可能会发生若干起伏波动，但总体格局将在新世纪的未来年代保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美国的经济为什么如此厉害？人们的眼光所在，常常特别关注像微软那样一批出类拔萃企业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的增长推动力量，这当然很有说服力。但是更加深入的考察就会发现，要解破美国的秘密，就绝不能离开它的金融体制和金融机制。正是这种经过不断改造的高效率高效能的金融体制和金融机制，源源不断地吞噬和积聚着来自全球市场的大量金融资源，成为美国新经济增长的最坚强支

撑。美国是一个崇尚市场自由经济的国家，它的主流经济学界从来不屑于谈论和研究经济发展战略一类的东西，美国政府的管理者们可能也并无经济发展战略设计的特别用心，但这里确实存在一个战略性的发展构架。通观全局，这种高效金融激励高增长的战略思路确实值得引人深思。美国量子基金的总裁索罗斯是一个被称为金融霸才和曾经在国际金融市场搅动起大风大浪的人物，他有一段话是非常深刻的。他说，任何发达工业国家，日本、德国，甚至法国，要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人力资本等方面超过美国，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但要在金融机器的运转方面超过美国和替代美国，就非得要依赖一次革命才行，只要这种状况不变，美国第一的世界经济格局就会继续保持下去。

根据诺贝尔奖获得者库兹涅茨的研究，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主流工业化国家平均需要花费 24 年时间才能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韩国从建国后的 1951 ~ 1978 年达到人均 GDP1000 美元，用了 27 年时间；从 1978 ~ 1983 年达到人均 GDP2000 美元，仅用了 5 年时间；之后到 1988 年又达到人均 GDP3000 美元，只用了 5 年时间。韩国的发展战略思路极其清晰，简约而言，就是政府主导推动下的“出口导向型”发展。韩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明确提出和实施这个战略思路后，经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俨然以后进经济强国的面貌矗立于世，被国际经济界誉为“汉江奇迹”。90 年代中期，亚洲经济危机使韩国陷于重重困境，几乎濒临崩溃的边

缘。韩国人在经过深刻检讨反思之后，并未因此对自己的核心战略改弦更张，仍然坚持自己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思路。所不同的是，这个战略与时俱进，被加上了资金密集型经济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经济和高附加值型经济转变的内容。聪明的韩国人知道，在一个市场容量约束极大的中型岛国里，如果轻易放弃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是绝无胜算的。在这里，人们应当特别注意，韩国出口经济和中国的一个很大区别，就是绝不满足于制造加工组装和产业的低级链条，而是力争于自己的独立创新，把核心知识产权和关键品牌拿在自己手里，在全球经济中进行品牌产品和品牌产业的竞争。这也许是一个曾经深受亡国之辱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来的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吧。在总结经验教训之后，韩国人还准备痛下决心彻底改造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体制，向新的市场自由化和民间主导型体制转变。同时，韩国人又不准备全盘接受自由主义的体制和哲学理念，在经过全民讨论的基础上，一个民主主义、市场经济和生产性福利的三大国政哲学，正在得到国民的认同。请注意，这里不是照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论述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一个经过韩国人加以民族改造的市场经济模式了。

日本怎么了？这个昔日亚太经济帝国的辉煌已经黯然失色。日本在 1990 年的“泡沫经济”崩溃后，陷于持续衰退的泥潭。1993 年 10 月到达谷底后开始出现局部复苏，个人消费和公共投资曾有所回升，但整体经济

仍未出现明显好转，直到 90 年代末期，经济始终处于萧条不振状态，失业率创下战后最高记录。整个 90 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进入新世纪后，日本经济不仅不见起色，反而出现了通货紧缩、经济衰退的严峻局面。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深重经济衰退。日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现在，国际经济界各种各样的分析研究仁智互见，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而我们认为这也许是最能把握全局性的东西。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企业的强大经济实力开始冲击美国，“日本购买美国”的说法震动了美国朝野。进入 90 年代，情况又发生逆转，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再次超过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第一。在这里，美国抓住了一个全球经济的重大战略机遇——以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为激励，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重组和公司重组，并进而加强市场效率方面的体制改造。而日本，则还在传统优势产业及其企业的发展惯性上行动。无论是对新兴信息技术产业的全面开拓，还是对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重组和制度重组的认识，反应都相当迟钝。这个战略性的错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当日本人终于清醒过来准备迎头赶上的时候，发展战略“先手”的失落，已经使日本在美、日两国的全球经济较量中，远远的落在了后面。现在历经磨难，日本经济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理智的头脑，但这个智力不低的头脑却又难以有效指挥它的病态的肢体。这种病态的发展体制被日本学者称为制度疲劳。有两个曾经令美国人望而生畏的制度利器——

职员终身雇佣制度和企业主银行制度，再也无力发挥昔日的竞争威力，开始出现致命的疲软。而要进行认真的制度改造，就必须付出某种发展调整的风险。怎么办？究竟何去何从？让我们拭目以待。

20 世纪末，曾经雄踞世界超级大国的苏联，在经历了 70 年的发展、强盛和辉煌之后，终于彻底倒下了。它的继承者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艰难过程中，又遭受了 8 年的痛苦和磨难。当俄罗斯人民从噩梦中醒来时，所看到的是一副悲凉的景象：社会经济濒临崩溃，4000 多万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昔日的大国地位已不复存在。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看，俄罗斯都正在沦落为一个二流甚至三流国家。新世纪开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年政治家——弗拉基米尔·普京开始上台执政。他上台伊始，就以独特的个人风格征服了俄罗斯人。普京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魅力，就是他坚定不移地号召人民跟随他去重新实现俄罗斯的世界强国之梦。普京认为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审视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个 15 年甚至 20 年的远景发展战略——一个能够使俄罗斯强国福民从而重新走向强盛辉煌的战略。我们把它称为“普京战略”。俄罗斯经过大变革、大动乱、大危机，社会经济发展叠遭重挫，现在已经出现了普遍的人心思定，民心思强。普京上台后，以强势政治家的铁腕形象，在社会民众中获得极高威望，从而为普京战略的实施奠定了最好的社会基础。如果普京政府能够利用这个难得的重要

历史机遇坚持开拓创新，持续发展，俄罗斯国家的未来发展是难以限量的。在这里，一切有战略眼光的人们都应该看到，一旦俄罗斯重新发展强大起来了，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就一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中国人尤其应当深入思考这种可能性趋势，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俄罗斯同中国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关系——无论是残酷的战略对手还是积极的战略伙伴。遗憾的是，这种极其重要的战略关系现在由于俄罗斯经济的挫折和弱势，并没有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真正重视，这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大胆预言，如果普京战略在俄罗斯获得重大进展，再过 10~15 年，中国将很可能要同一个强大的近邻——俄罗斯打交道。那时，两国之间战略关系的状况就将对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中东欧”的概念是从 8 个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欧”演变而来。现在是指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马其顿和南斯拉夫 12 国。总人口 1.2 亿，国土面积 88.5 万平方公里。由于地理位置极其特殊，地缘政治版图不断变化，在历史上就是传统的列强争夺地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国家都曾被斯大林揽入社会主义的东方阵营。然而，理论、制度和历史的裂隙早就出现了。苏联解体，铁幕围墙彻底坍塌，这些国家都急切地要求重新寻找自己的历史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各个国家的发展命运大不相同，但在最

后的发展思维和制度思维上，都殊途同归的提出了和认同了“回归欧洲”。这个“欧洲”的概念，内涵非常复杂。从实体性的组织形态看，就是以西欧国家为主导的欧盟。为了能够在全球战略的意义上形成同美国相抗衡的力量，欧盟也需要把这一大块重要国家纳入势力范围。从制度形态的视角看，以西欧为主流的欧洲又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发祥地之一，并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北美形态的发展模式。回归欧洲，就是要全面回归这种历史的发展模式。值得令人深思的是，中东欧国家本来就在地缘上属于欧洲，现在提出回归欧洲，难道没有语义上的毛病吗？实际上，这里一个暗含的思维是，对战后40年左右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全盘否定，对未来的历史发展坐标进行全面校正。至少中东欧国家现在认为自己的自主选择是正确的。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正确地选择自己的历史道路，是决定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最终根基。当这个根基被扭曲或被错误奠定的时候，一切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发展成果及其社会形态的东西，都可能突然化为乌有，一切都需要推倒重来。这个时候，过去的发展就要为自己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瑞典是一个属于世界发达阵营的北欧小国，又是一个被市场理论的学者称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典型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一个时间里，对“瑞典模式”的推崇曾经风靡世界。然而20世纪90年代，

瑞典经济急转直下，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大批公司倒闭，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弥漫着社会。在危机面前，瑞典并没有倒下，他们以北欧人素称理性、冷静的头脑很快做出了反应，顺应新的国际经济潮流，实施新经济发展战略。1994 年 3 月，由首相亲自牵头的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提出了建立“数字瑞典”的发展纲领，1996 年，瑞典政府更为系统地提出了发展信息技术的政策方案，2000 年 3 月又向议会提交了“全民信息社会”的战略性议案。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瑞典经济连续 5 年保持快速增长，1999 年和 2000 年增长率分别为 3.8% 和 4%，位列欧盟前三名。2000 年，瑞典信息产业从业人数已占总就业人数的 15% 以上，名列世界第二，瑞典每千人拥有联网计算机 89 台，居世界第三。国际数据公司 2001 年 2 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称，瑞典的“信息经济”可能是名列世界第一的。由此，瑞典又成为一个发达小国利用当代新兴技术产业获得发展领先位置的成功范例。我们认为，瑞典成功的真正奥秘，并不是诸如传统产业创新之类的东西，而是它有一个成功的小国大企业模式。爱立信公司在 140 多个国家拥有 10 多万名员工，是全球第三大通讯制造企业，占有 10% 的世界市场份额。国家电信公司是美国之外的世界第二大 Internet 业务供给商。1998 年，瑞典的电信与电子产品出口量排名世界第四，仅次于美国、英国、日本。今天，爱立信在全球的知名度早已大大超过瑞典本身。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在信息经济时代，国家